

柏杨 策划

〔日〕山冈庄八 著

德川家康

第八部 梟雄归尘





德川家康

〔日〕山冈庄八 著
王维幸 译

第八部

泉雄归尘

南海出版公司

2008·海口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德川家康. 梟雄归尘 / [日] 山冈庄八著; 王维幸译.
—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 2007.12
ISBN 978-7-5442-3890-8

I. 德… II. ①山… ②王… III. 历史小说—日本—现代
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71294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

图字: 30-2003-095

《德川家康》

© 山冈稚子 1987/88
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.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DECHUAN JIAKANG XIAOXIONG GUICHEN

德川家康：梟雄归尘

作 者 [日] 山冈庄八
译 者 王维幸
策 划 柏 杨
责任编辑 余 晋 翟明明 黎 遥
特邀编辑 赵玉皎
装帧设计 徐 蕊
内文制作 白雪艳
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(0898)66568511
社 址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电子邮箱 nanhaicbgs@yahoo.com.cn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一二零一印刷厂
开 本 700 × 990 毫米 1/16
印 张 23.75
字 数 400 千
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3890-8
定 价 26.0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 老来得子 | 1 |
| 二 密谋聚乐第 | 13 |
| 三 愁煞太阁 | 22 |
| 四 堺港巾幗 | 38 |
| 五 幕后阴谋 | 50 |
| 六 木实犯险 | 62 |
| 七 脱身之计 | 77 |
| 八 关白末路 | 90 |
| 九 献金买死 | 101 |
| 一〇 兵围高野山 | 112 |
| 一一 畜生冢 | 120 |
| 一二 议和真相 | 128 |
| 一三 “日本国王” | 136 |
| 一四 极乐醍醐山 | 144 |
| 一五 泉雄老矣 | 161 |
| 一六 异乡殖民 | 169 |
| 一七 泉雄殁世 | 178 |
| 一八 执掌天下 | 186 |

|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九 | 三成抢势 | 197 |
| 二〇 | 撤兵朝鲜 | 205 |
| 二一 | 妇人谋略 | 216 |
| 二二 | 暗云涌动 | 225 |
| 二三 | 侠妓阿袖 | 239 |
| 二四 | 分裂之兆 | 252 |
| 二五 | 前田忠心 | 263 |
| 二六 | 内府铁肠 | 276 |
| 二七 | 三成构祸 | 289 |
| 二八 | 太阁遗志 | 300 |
| 二九 | 佛心释嫌 | 309 |
| 三〇 | 石田劫数 | 317 |
| 三一 | 太阁归尘 | 326 |
| 三二 | 临终谋国 | 334 |
| 三三 | 壮士烈死 | 345 |
| 三四 | 佞臣遁逃 | 352 |
| 三五 | 穷鸟入怀 | 360 |



一 老来得子

文禄二年八月，当丰臣秀吉获知儿子出生的消息时，大明国使节恰好刚刚离开名护屋，回国向皇帝禀明议和之事。而加藤清正和黑田长政等人则已攻陷晋州城，杀守城主将徐礼元，李如松则撤兵返回了大明。如此一来，朝鲜四道就等于完全落入秀吉之手。倘若把这些土地分封给有功将士，推行胜过朝鲜李王的善政，此次文禄之役也算有所斩获。一想到这些，秀吉就无比兴奋。

“生了？”听石田三成告知这一喜讯后，秀吉居然掐指算了起来，“八月初三……对，对，是该生了，该生了。”说完表情才舒展开——显然，连他也似对茶茶怀孕有所怀疑，“好，好！此前我的烦心事真是太多了。这下好了，战事刚一结束，孩子就出生了，倒像是约好了似的。真是祥瑞啊，不可思议。啊呀，总算松了口气。”

石田治部少辅三成在一旁仔细地察言观色，冷静地发现了秀吉的变化。秀吉这些举动所反映出的，不是别的，是他的无奈。那个曾经放言要“直捣大明京城”的雄杰，气概到哪里去了？所幸的是，上至朝廷，下至将士，都在期盼这场战事早日结束，否则，若再有强硬的主战派跳出来，还不知怎样应付呢！

“幼主的诞生当然值得庆贺，但议和之事也不可掉以轻心。”

“有理。这次倒真是让小西行长和宗义智给搅乱了。那些朝鲜人可真是难缠啊。”

“不止如此，大人大概还未听说，京城那边也出了些麻烦。”

“麻烦？”

“是。在筑伏见城的节骨眼上，居然发生这样令人担忧的事……”

“治部，你拐弯抹角个屁！既然出事，为何不立刻告诉我？你认为我是因区区小事就乱了方寸之人？”

“不，不，在下当然不敢这么想，只是觉得，战事眼看要结束，此时若

让大人听到烦心事，恐会……”

“快说快说！莫要绕来绕去了！京城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？”

秀吉一催，三成愈发畏缩起来，“我看在回京之前，您还是不知这事为好。”

“你到底听到些什么？有屁快放！混账东西！”

“其实……便是关于关白。”

“关白？他们怎说关白？”

“传言说，关白如何如何不好，有人还给他起了个‘杀生关白’的绰号。”三成一副忧心忡忡之态，眉头紧锁。

“杀生关白？什么狗屁名字！”秀吉压低了声音，有些坐不住了。其实，对于秀次的粗暴行径，他早就有所耳闻，因此，在将关白之位让给秀次时，就曾再三告诫，甚至还让其写了誓书。“这个绰号可不妙。若他做出有辱朝廷脸面的事，恐招致后人唾弃……他到底干了些什么，竟然得了这样一个绰号。想必你也知道，快说！”

“其实是……”三成声音愈加低了，表情也凝重起来，“今年正月初五，七十七岁的太上皇驾崩之事，大人想必还记得。”

“当然记得！我们还到宫里去吊唁过。”

“可是听说，就在太上皇驾崩后不到一月，丧期未过，关白大人就已外出狩猎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京城尚禁止歌舞，天下人都在哀悼时，关白大人却……”

秀吉不禁咬牙，火蓦地蹿起，“这个混账，真是无法无天！他只是出去狩猎了？”

“若关白只是狩猎，怎会得这种绰号。”

“你是何意？”

“他是去猎鹿，领着大队人马，个个全副武装，还带着火枪。”

“猎鹿？火枪？”秀吉一听，勃然大怒，“绝不可能！天底下怎会有这等蠢货！再蠢的人也不会国丧期间放枪猎鹿啊。”

“在下也害怕有人诬陷，特意派人查过。”

“这么说此事当真？他竟做出这种事来？”

“是，而且，狩猎的地方也不妥。”

“他到底在哪里作的孽？”

“佛家圣地——比睿山。”

一听此话，秀吉便懵了，他张目结舌，难以置信。此若是真，秀次定是发疯了……或者，有人故意设计陷害他？

三成似乎看透了秀吉的心思，接着道：“此事诚然匪夷所思，却让关白大人做出来了，连京城一帮地痞都惊呆了，便给他起了个‘杀生关白’的名号。连商家都说关白疯了……这还罢了，到后来，他竟变本加厉，做出更加惊世骇俗的事来。在下也听到过一些流言，简直……”

石田三成的一番话，让秀吉再也坐不住了。秀次于国丧期间，居然在比睿山打猎，还兴师动众，在禁止杀生的灵山乱放枪炮。若他不是发疯，必是另有隐情，否则绝不会导致满城风雨。

“治部！快告诉我，哪怕只是流言，我也想听听。人们怎么说，你便怎么讲，我不怪罪于你。”

“但这些流言，至今也未能辨明真伪。”

“真伪自有我来判断。你照直说就是。”

“那就恕在下直言了。据说，此事还和刚出生的公子有关。”

“和他有关？”

“是。从大人失去鹤松后的悲痛也不难推测，一旦第二位公子诞生，秀次大人便不得不从关白之位退下来。这大概是其自暴自弃的原因之一。”

“难道还有其他原因？”

“是，而且……”

“还不快说！”

“是。”三成作出一副为难的样子，垂首道，“说到底，关白如此自暴自弃，和此次战事亦不无关系啊。”

“战事？”

“对此次战事的估计，恐怕有些差池……拥有千军万马的大明国，怎会轻易屈服？”

“哦。那又怎样？”

“商家说，将士横渡大海，异地作战，用不了多久就会全军覆灭。”

“商家竟然炮制这样的流言？”

“若完全是捕风捉影，倒也无妨……但流言还说，不久以后，关白定会

被委任为征讨大元帅。这样一来，大人兵不血刃就悄悄把关白处理了，然后再让刚刚降生的公子继关白之位……关白必是误以为大人有这样的心思，方才自暴自弃。”

听三成如此说，秀吉心里不禁一沉，虽说这些话只是凭空想象，可先前他确对秀次说过要其代己渡海出征一事，没想到秀次居然误解了。秀吉当时只是当着众将士的面说说而已，并未当真。“杀生关白”这个诨号实在令人讨厌，一旦流传开来，秀次怎不会被人认定为涂炭生灵的恶魔？

“看来，此事非管不可了。”

“话虽如此，可有些话毕竟只是商家的凭空捏造……”

“可这太可恨。秀次这混账东西，到底给我脸上抹了黑！好个杀生关白！”秀吉愤怒而焦虑。三成不露声色察看，似在揣摩。

“治部，此事我绝不能袖手旁观，就看你的了。”

“大人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我令你对关白暗中调查。”

“这……在下恐难以担此重任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他是大人的继承人——关白大人啊。”

“他是关白，就可听之任之吗？你大错特错！”

“可是，这……”

“万一他真如流言所说那般胡作非为，我想知他究竟想干什么！”

“关白不可能做出这等事来。大人一向对其谆谆教导，他又写了誓书，怎会如此行事？我等身为家臣，也绝不想向大人报告这种事。”

“胡说！这种事怎能不告诉我？”

“就怕大人误以为关白藐视您……”

“哦，你真这么想？”秀吉打断三成，沉思起来。其实，三成的话不无道理。若秀次连秀吉都不放在眼里，任由手下胡作非为，家风自将大乱。可又该怎样收拾这种局面呢？秀吉曾经下令，若茶茶生男，就取名为“拾”，这其实也是为秀次着想，可秀次却毫不领情。

“治部，我问你。你若是我，会怎样处理此事？”

“这可是天大的难题，我等鼠辈怎有大人睿智。”

“哼！你脸上明明写着应对之策。”

“大人误会了。大人这么说，仿佛是卑职居心不良，存心陷害关白大人。”

“胡说！即使你们存心陷害，丰臣秀吉也绝非听信谗言之人。我问你话，你照实回答，不许有丝毫隐瞒！”

三成脸上稍显紧张之色，他心底不由生起一阵寒意：莫非主公察觉到自己与淀夫人有瓜葛？

“你为何不回话？”

“请恕在下冒昧。关于此事，卑职有个问题想先请教大人。”对三成来说，目前最关键的，便是弄清秀吉真正的想法。

“问题？”

“是，若不问，卑职也束手无策。”三成巧妙地试探起来。秀吉不禁苦笑。他原本想打听三成等人对初生爱子的看法，却不料对方来了个漂亮的回马枪。“你考虑事情倒挺周全。好，你且先问。”

“多谢成全……是大人先让位，公子后诞生，此话可对？”

“别挖苦了，换个话题。”

“不，在下想问的就是这个。若不知如何安置公子，我等就无法应对啊。”

“我尚未考虑及此。脑中还是一片空白。”

“大人曾经说过，这只是淀夫人一人之子，对吗？”

“不错。我当然希望孩子顺产，可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岂不空欢喜一场……我不想让自己沮丧。”

“在下还有一个问题，大人为何禁止众人尊称公子？”

“这是为人父母的心情啊。人们不是常说，孩子越娇贵，身子就越弱吗？”

“仅因此，就下那样一道命令，大人不觉有些轻率吗？”

“轻率？”

“淀夫人因此怀疑大人厌恶公子，而关白大人也因此自欺欺人，小心翼翼打着算盘。如此一来，好端端的丰臣家就埋下了分裂的隐患。这便是在下愚见，让大人见笑了。”

“哦？”秀吉不禁一怔，急道，“你看你看，我说你早有对策了吧？”

“请明示我等，大人对刚出生的公子究竟如何安排？”

“又提这个！我不是早就告诉过你，目前尚未考虑吗？”

“在大人未作决定之前，淀夫人的疑虑不会消除，关白的担心也会愈甚。到时卑职恐不敢进言了。”

秀吉咂咂嘴，沉默无语。治部说得一丝不差，他向来处事谨慎，在主公作决定之前，决不敢胡言乱语。秀吉遂道：“治部，我跟你说实话。这孩子若能平安长大，我就与关白商量，把孩子过继给他。怎么说，这也是我秀吉的亲生儿子啊。”

“在下已有答案了。若将公子立为关白的继承人，丰臣氏就平安无事了。”

“正是。不管怎说，既然已让位于秀次，即使他不检点，也不能轻易惩处，但若让我秀吉的孩子给秀次的儿子效劳，也未免有些不堪。”

这便是秀吉真实的心境。三成点点头——不难理解秀吉这种心情，他当然不想让亲生儿子服侍关白秀次，而且就年龄来看，让新生的公子做秀次继承人也十分妥当。

“淀夫人获知这一想法后，自会安下心来，治部也就有了应对之策。”三成深施一礼道，“卑职有个主意，不知大人意下如何。关白大人现有一千金，若和关白约定，将她许给阿拾公子……”

“别说了，治部。言之过早，我连孩子的面还没见着呢。”秀吉打断三成的话，“还有，若这些话让秀次听到，还以为我在有意纵容。”

“请恕在下冒昧，事情正是如此。”

“是啊。最近我看他确添了不少毛病，妄自尊大，口无遮拦。”

“假如关白大人只是为了试探大人的心思，才故意如此，大人怎么应对？”

“试探我的心思？”

“在下只是说假如。大人想，您的亲生儿子已经降生，他以为您会存心找茬，然后令他隐退。这种想法也不无可能啊。”

“唔，你想得还挺多，治部。”

“这可是关乎天下太平的大事啊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说，若让关白之女和阿拾婚配，秀次就放心了，也就不会再行不检点之事？”

“目前还不敢贸然下结论，可是我想，关白之为或许就是因不安而起，

抑或是因其性情，这些都是可以明断的。”

“哦，”秀吉故意讽刺地笑道，“治部，你这样说可不厚道啊。”

“这也是因为时刻不敢忘大人的恩德，才犯颜说这些话，在下惶恐得很。”

“不要怕，我只是跟你说笑。你的话的确有理。可是，千万莫让外边再起流言，不要说这主意是出自你口，否则后患无穷。一切都必须是我一人的决定。”

“请大人尽管放心。卑职只会告诉淀夫人，大人对公子视若珍宝。”

“好。望孩子平安长大的心思，天下父母都一样啊。”秀吉点点头，凝眸沉思。不知从何时起，他对秀次的愤怒，已转为对尚未谋面的爱子的幻想，微笑爬上了嘴角。在大海彼岸燃起的战火终于暂时熄灭，新生儿又取代了令人魂牵梦萦的鹤松，呱呱降临人世，给他安慰。今后，我的人生又将增添一道风景——秀吉不禁浑身热血沸腾，他立命侍童摆酒。

兴奋之时，人人都想找个人，将胸中块垒一吐为快，秀吉当然也不例外。他就像个孩子似的，满脸喜色，似是久违的童心又复苏了。

侍童端来酒菜，秀吉和三成对酌，话也自然多了起来。“我有些知心话想说给你听，只有你我二人可知。”

“是，卑职洗耳恭听。”

“假如把关白之女许给阿拾，再找一个适当的机会让关白隐退……”

“大人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然后在阿拾身边安插人手辅佐政务，那就最好不过了，你说呢？当然，这只是我随便说说，你不要当真，怎想就怎说吧。”

“这……卑职恐不敢妄言。”

“呵呵，你怕什么？又无人偷听，只当是你我二人的知心话。”

“话虽如此，可这事……”

“呵呵，秀吉只有石田治部少辅三成一人足矣……你真有话想对我说？”

“不不。”

“还是让我说中了，看把你急的。”

“大人！”三成小心翼翼向大厅外扫了一眼，外边已是暮色沉沉，“卑职以为，此战过后，大人需要大刀阔斧整顿人心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当今众位大名，虽说在战场上个个骁勇善战，可猛将未必擅长治人。一旦抓不住民心，内心自然十分抑郁，到时各领之间恐产生纷争。”

“呵呵，这你不用担心，我轻易便可应付这些小事。”

“不，小小纷争一旦演变为派阀之争，就不易平息了。因此，想抓住民心，须明白上行下效之理。”

“言之有理。这么说来，与其在阿拾身边安排一些只知鲁莽行事的大名，还不如多安插通晓文治之人。”

“大人明察。”

“好，就依你。那么，众多大名，到底谁可担此重任？”

“这就不好说了。”

“前田利家如何？”

“忠厚诚实，刚正不阿。”

“毛利呢？此次战事，他可谓殚精竭虑、尽职尽责。”

“但在尽忠这一点上，似还有所欠缺。”

“家康如何？论人品，他可是万里挑一啊。”

一听这话，三成突然神情紧张，十分机警地扫视了一下周围。

“你的意思是，为了阿拾，千万不可麻痹大意，对么？”秀吉似猜测到三成的意思，笑道。

三成见秀吉笑得古怪，又紧张起来。对秀吉而言，这只是普通的闲聊，但对于三成，却是难得一遇的进谏良机。三成觉得，近年来秀吉愈来愈不合他心意。小田原之战以前，他还认为秀吉尚堪称无可挑剔、令人畏惧的大将。可当他看到秀吉连宗义智和小西行长的弦外之音都听不出来，强行决定出兵朝鲜，就觉得秀吉正在一步步离他而去了。

三成不明白，在筑起聚乐第、建造大佛殿、颁布刀狩令及丈量天下土地的伟业之后，秀吉为何还要把命运赌在这样的战争上？建筑、绘画、陶艺、茶道……秀吉已缔造了一个旷古未闻的伟大时代，可他为何还要发动战争？既然信长公以来统一天下的夙愿已经实现，就该致力于内治外交，以给后世留下美名。秀吉本非一名普通武将，可他却故意再生事端，倒行逆施，给后人留下话柄：他终究只是一介武夫！即使现在，秀吉还依旧照老传统，把占领的朝鲜领土赐给武将，以为奖赏。

自从渡海作战以来，三成耳闻目睹的这一切，都令他深感不安。在海

内，秀吉令人闻风丧胆，但在海外，难道他也同样令人畏惧？尽管大明使节带着秀吉提出的条件回国去了，但议和果真能如愿？种种不安不停啃噬着三成的心，也悄悄给予了他两个使命：阿拾的前程和茶茶的嘱托。三成认为，这才是唯一的救命稻草。没有人不疼爱亲生儿子，更何况是老来得子？为了儿子的前程，秀吉肯定大伤脑筋。这个孩子既是秀吉的心头肉，便要在他身上做足文章，让秀吉的注意力尽可能转移到孩子身上，早些结束外战……出于这些考虑，三成才来谈辅佐阿拾的人选，而今日正是良机。

“既然话都说到这一步了，那就恕卑职直言。对于德川大人，大人绝不能掉以轻心。”三成本正经地回答。秀吉听后却笑了，“这话可不像出自治部之口啊。大纳言是想通过此次战事，为自己树立威信，而绝非委曲求全。家康胸怀宽广，放眼天下，想要让那些粗暴野蛮的大名们心服口服。治部，你连这些看不到，可见器量还不够啊。”

眼看秀吉就要把话题岔开，三成扬眉，往前挪了挪，“因此……因此，卑职才提醒大人，千万不可麻痹大意。”

想让秀吉的注意力重新转向国内，就只好以幼子的出生为由，硬生生地制造出两三个假想敌。若无此假想敌分心，等大明国对议和条件作出回应之后，恐怕秀吉只会再倾全国之力，来一次冒险，发动战事。因此，这绝非毫无意义的小计，而是事关丰臣氏前程与整个日本命运的大计。三成、淀夫人、秀吉和家康身份地位各不相同，想法自然错综复杂，有的极有见地，有的则会变成败亡的根源。

秀吉明显露出不快，责备起三成来：“大纳言的事，不得信口胡说，治部。其实不用你说，外面已经到处是流言蜚语了。”

“都说些什么？”

“人们说，就连那些骁勇善战的侍卫都对家康心服口服，唯独你治部对他心怀不满。”

“难道大人连这些浑话都信？”

“我若是信，今日还能在这里和你推心置腹？真是糊涂！”

“既这样，在下有事禀上。对于德川大人与大将领们频繁接触，大人一手提拔起来的侍卫都心怀不满。”

“嗯，此话当真？”

“是。他们不仅对德川大人与诸位大名接触非常不满，对关白和诸位大

名亲近也叫苦连天啊。”

秀吉瞪大眼盯着三成，本是在闲聊些关于爱子的话题，现在竟论到不可置之不理的大事，他的吃惊可想而知。“你，是不是故意想搅乱我的心神？”

“不，卑职不敢。问题不仅仅在于海外……卑职只是想提醒大人，多留心国内局势。”

“唔，不过听来实不像话。”

“假如关白疑心愈来愈重，大人却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了海外，而对国内之事毫不关心，将会出现什么后果？这无异于故意煽动那些小人的狼子野心啊。”说着说着，三成逐渐激切起来，甚至顾不上考虑自己的话究竟会对秀吉产生多大影响。秀吉只是瞪着他，许久沉默无语。其实三成说得一点没错，阿拾的意外降生似极大地影响了秀次的心境。值此关键时刻，若有人比秀吉更会笼络天下大名，局势就危险了。而且，眼下秀吉又想立亲生儿子为秀次的继承人……

见三成定定盯着自己，秀吉默默和他碰了碰杯，“你今日的话太令人不快了。”

“请大人见谅。”三成端起酒杯，视线却依然没有离开秀吉的眼睛——如此一来，他的注意力怎能不转回国内？三成不免有些得意，“卑职早已准备好被训斥。请原谅。”

“治部，你大概还有话要说吧。这种事最好立刻解决，直说罢。”

“在下已经说得够多了。阿拾公子终究要取代关白……所以有些话，卑职不能不说。”

“你是不是让我赶紧收拾回京？”

“大人明察。据卑职估计，不久大明国的使臣便到，正好伏见城也已完工，在那里悠然等待明使到来，岂不美哉？”

“你说说，不要继续深入大明腹地，大忧尚在国内？”

“一切都让大人看透了。卑职实在冒昧。”

“你还想对我说，海内外的战事都已结束，为了让百姓过上好日子，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尽力安抚众将，励精图治。”

“在下实在不敢，治部怎敢指使大人。”

“好了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但是治部，这话只能在此时此地讲，决不许在别的地方提起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秀次叛乱之心未显，至于家康有无野心，你无需多虑。今后休要再提此事。”

“是……是。”

“你要明白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否则，他必然会对你敬而远之，进而产生敌意。”秀吉嘴上虽然严厉训斥着三成，可内心却不知不觉担心起家康来。近来，秀吉一点也没感到家康对自己有所抵触。无论是接待明使，还是联络前方的将士，抑或是与国内诸将接触，家康无不对秀吉之意心领神会，有时远比三成和长盛等人周到。当然，秀吉也的确给足了家康面子，回想起来，其中确实蕴藏着危机：“连太阁都那般信任、尊重德川大人，只有他才能接得下太阁的权柄……”这种想法早已深入人心，因此，种种怀疑不无道理。三成已经敏锐地察觉出了这一点，再三提醒秀吉，不可掉以轻心，无论对于秀次，还是刚刚降生的阿拾，家康的行止都令人担忧。

想到这里，秀吉忽然心中豁然：天下并非我丰臣秀吉一人独有，也非只有我丰臣一氏，若有人比我更英明，就让他取而代之好了。

“大人的意思……卑职怎么愈加不明了。”三成大吃一惊，忙问道。

“人生可真是奇妙啊。上天先是无情地把鹤松从我手里夺走，却又赐给我另一个儿子……一想到这个，我心底就会生起卑小的欲望。”秀吉毫不在意地道。三成也微笑起来，“卑小的欲望？大人是说……”

“不必问，我不过随便说说而已。”

“可是，大人身份如此尊贵……所谓的卑小欲望是什么？卑职想斗胆一问。”

“哈哈。治部，你凡事寻根究底的毛病又犯了。好吧，对你说说也无妨。”秀吉眯起眼睛，凝望着远方，“鹤松死时，我只想随他去，受不了那般痛苦折磨。以致我后来几成行尸走肉，不再是从前的丰臣秀吉了。”

“在下完全理解大人的心情。”

“我万万没想到，鹤松竟然又回来了……他的死改变了一切，他不能做丰臣氏的嗣子，实在可怜，我心里便萌生了一个卑小的愿望。”

“少主去世以来，的确发生了许多变故。”

“所以，我无论如何也要……把天下交给亲生儿子。天下没有不疼儿女的父母，谁都会这么想，对吗？”

“此乃人之常情，人情入理。”

“可事情实在难做。”

“这……倒也不难。”

“是啊。可若如此，我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看一看平清盛，由于小松公死在他前头，平家就败亡了。再看看赖朝。无论是赖家还是实朝，得到天下那一刻起，不幸便开始了。这些事姑且不论，右府大人去后发生的种种变故，也是例子。信忠不幸与右府大人双双死于叛乱，这实属无奈，而信雄和信孝又无能耐，天下怎能托付给如此不成器的鼠辈？”

三成抬眼看了看秀吉，没有说话。

“因此我常对人讲：天下为天下人的天下，唯有德者取之。可是，今日我却忽然想把天下交给儿子……连我竟然也变得这般自私。身为太阁，居然也有如此卑微的私念。哈哈……”

“大人的训诫，在下时刻铭记在心。”

“你也要觊觎天下吗？”

“卑职哪有这个心思？卑职承蒙大人的抬爱，方才出人头地，自甘为丰臣氏鞠躬尽瘁。”

“哈哈，不必当真，看你脸色都变了，我不过说笑而已。总之，不管阿拾将来有无才德，你都要好生辅佐他。”说完，秀吉忽然又陷入沉思。虽嘴上说是卑微的欲望，可如今，这种欲望已在他心底扎根。